

体之人生

验

唐君毅著



· 大 学 坛 ·

---

# 人生之体验

---

唐君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唐君毅

本书通过远流集团安排由学生书局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5 - 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之体验/唐君毅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7  
(大学坛)  
ISBN7 - 5633 - 5451 - 4

I . 人… II . 唐… III . 人生哲学 IV .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6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5mm × 1 27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37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8 000 定价:1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

(一) 我前著《人生之路》，共十部，分为三编。三编将分别出版，故易其名。本书原为其第一编。今定名“人生之体验”。第二编拟名“道德自我之建立”（此书于一九四四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六三年于台湾人生出版社重版），第三编拟名“物质生命与心”（此书于一九五三年并入《心物与人生》一书，于台湾亚洲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台湾学生书局重版）。

(二) 本书重直陈人生理趣。于中西先哲之说，虽多所采择，然融裁在我，故绝去征引。称心而谈，期于言皆有指，可以反验诸身；故一义之立，多无论证。

(三) 本书立义，无论证，亦无外表之形式系统，各部义蕴，交流互贯，中心思想，即透露文中。故无纲目式之结论，可供人之把握。今为使读者易于悟会其中心思想之所在，姑设下列数问，随意作答。虽有近游戏，然全书归趣，亦可因此而见。

何谓人？今借《礼运》一语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复借尼采一语答曰：“人是须自己超越的。”

何谓生？今借陈白沙弟子谢祐一诗答曰：“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化化与生生，便是真元处。”

人生之本在心，何谓心？今借朱子一诗答曰：“此身有物宰其中，虚澈灵台万境融，敛自至微充至大，寂然不动感而通。”

何谓人生之路？今借陆放翁之诗答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复借秦少游一诗答曰：“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何谓人生之价值？今借王安石诗答曰：“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兹始。”复借忘名之某诗人之诗答曰：“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何谓理想之人格？今借陆象山一诗答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一般人。”

何谓理想之人格之归宿？今借近人梁任公诗二句答曰：“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四) 关于本书写作之形式之所以如此，我亦有数聊以解嘲之答复。

本书何以分许多部而似不相统属？今借苏东坡一诗解嘲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书各部义蕴之交流互贯处，何以不先指出？今借王维诗解嘲曰：“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

本书何以不用最确切的语言表真理？今借歌德二语解嘲曰：“真理似乎是把光不但放射于一方面，而且也放射于多方面的金刚石般的东西”；“只有不确切的，才是富于创生性的 (Only the inadequate is productive)”。

本书何以说许多话有意地不说到尽头处？今借歌德一语，省略数字变其原意解嘲曰：“我们对高级的原理，只应该有益于世间的范围内说出，其余的我们应该藏在心里。但是它们会和隐藏了的太阳之柔和的光明一样……广布它们的光辉吧。”

唐君毅一九四三年五月廿日于重庆中央大学柏树村宿舍

# 目 录

自 序 .....	(1)
导 言 .....	(1)
导言附录——我所感之人生问题 .....	(16)
第一部 生活之肯定 .....	(23)
导 言 .....	(23)
第一节 说人生之智慧 .....	(23)
第二节 说真理 .....	(24)
第三节 说宁静之心境 .....	(27)
第四节 说自我之确立 .....	(33)
第五节 说价值之体验 .....	(42)
第六节 说日常生活之价值 .....	(57)
最后的话 .....	(65)
余 音 .....	(67)
第二部 心灵之发展 .....	(68)
导 言 .....	(68)
第一节 心灵与自然之不离 .....	(69)
第二节 心灵在自然世界之发展 .....	(72)
第三节 心灵之自己肯定与自己超越 .....	(78)
第四节 心灵在精神世界中之发展 .....	(84)
第五节 精神自身之信仰 .....	(95)
结 论 .....	(100)



<b>第三部</b>	<b>自我生长之途程</b>	(101)
	导 言	(101)
第一	节 婴儿之自言自语	(102)
第二	节 为什么之追问与两重世界之划分	(104)
第三	节 爱情之意义与中年之空虚	(108)
第四	节 向他人心中投影与名誉心之幻灭	(111)
第五	节 事业中之永生与人类末日的杞忧	(113)
第六	节 永恒的真理与真理宫中的梦	(116)
第七	节 美之欣赏与人格美之创造	(120)
第八	节 善之高峰与坚强人格之孤独寂寞	(126)
第九	节 心之归来与神秘境界中之道福	(130)
第十	节 悲悯之情的流露与重返人间	(133)
<b>第四部</b>	<b>人生的旅行（童话）</b>	(139)
	导 言	(139)
一	母亲的隐居	(140)
二	长途的跋涉	(143)
三	幸福之宫的羁留	(151)
四	虚无世界之沉入	(157)
五	罪恶之尝试	(160)
六	价值世界的梦游	(163)
七	到不死之国的途中	(171)
八	重返人间	(175)
<b>附 录</b>	<b>心理道颂</b>	(178)
	前 言	(178)
第一	节 明宗	(178)
第二	节 呈用——文化	(186)
第三	节 立体——率性	(191)
第四	节 世出世间	(196)
第五	节 思道	(199)

# 导言

---

本书承上海中华书局愿与出版以后，偶与该局编者谈及。他希望我作一附文，说明本书之思想背景，本书所融摄之各家思想，最好开一书目于后。在编者之意，也许是因觉此书，对于人生哲学上之其他学说，无所讨论，且绝去征引，会使读者觉此书，好似一从天而降、四顾无依的东西，无法将此书在著作界安排一适当之地位。编者之好意，我很了解。所以我愿写一篇导言，说明此书之写作的经过，并举出一些我喜欢的谈人生问题之书，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在精神上走进此书之内部，并知此书之所以作。

我首要说明的是，此书之写作，根本上，不是要想提出一种人生哲学上之学说，也不是在宣扬哪一派之人生哲学的学说。一切提倡或宣扬一种学说的人生哲学著作，在写作时，都有一种与他人不同学说相对抗的意识。但是我在写此书时，根本无与任何不同学说相对抗的意识。我写时，根本莫有想着任何与此书思想或同或异之思想。这原因很简单，即我之写此书，根本不是为人写的，而是为己写的。所谓为己，也不是想整理自己的思想，将所接受融摄之思想，凝结之于此书。只是自己在生活上常有烦忧，极难有心安理得、天清地宁的景象。虽然自己时时都在激励自己，责备自己，但是犯了过失，总是再犯，过去的烦恼，总会再来。于是在自己对自己失去主宰力时，便把我由纯粹的思辨中所了解的一些道理与偶然所悟会到的一些意境，自灵台中拖出来，写成文字，为的使我再看时，它们可更沉入内在之自我，使

我精神更能向上，自过失烦恼中解救。一部不能解救我，便写第二部。在写时，或以后再看时，我精神上总可感到一种奋发，便这样一部一部地写下去了。在写任一部时，可说都是心中先有一朦胧的理境，任其自然地展开，但我并不想把此理境展开表露至最高的清晰程度。我有意地使余意未伸；我不在文字中，穷竭那降临于我的理境之一切意义，也不走到此理境之边缘。我在文字中，让轻雾笼罩着此理境之边缘，为的使写出的文字更富于暗示性、诱导性，使我自己再看时，精神更易升入此理境中去。这是表示我之写此书，是为己而非为人。所以此书的大半，都已写成好几年，近的也在二年前。虽然有一部分，曾在刊物发表，但全部合起来发表，直到最近才真决定。

我要全部合起来发表，当然一方面是因所曾发表之一部分，有许多人称许，使我觉得此书，对人也可有益。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看看这些文字，我觉我以后未必能再以同样的心境，去写同样的文字。我以后可能要写些比较更当行的系统著述，用论证来成立我思想上之信仰，并讨论到与其他派思想之异同。但是那样写成的著作之价值，是否即高于此书，我现在不能说。直到现在，我是宝爱我写此书各部时之心境的。

我写此书各部时之心境，各不相同。大体都是如上所说，出于解救自己之烦恼过失的动机，想使自己之精神沉入一理境中去。但我虽是出于解救过失之动机，而写此书各部，在写作时，却无与烦恼过失挣扎奋斗之情调。此时，我心灵是平静的超脱的，我是站在我自己烦恼过失之外，来静观我自己。这居于静观地位的我，好似一上下无依、迥然独在的幽灵。这幽灵，一方面上开天门，使理境下降；一方面俯瞰尘寰，对我自己与一切现实存在的人，时而不胜其同情恻悯，时又不胜其虔敬礼赞。所以写作时常常感触一种柔情之忐忑，忍不住流感动之泪。记得史震林在《西青散记》中有几句话：“嗟君何感慨，一往不可攀。仰视碧落，俯念苍生。情脉念痕，不知所始。醉今梦古，慧死顽生。”

淡在喜中，浓出悲外。”我之写此书，便可谓常是在此种有所感慨的心境情调之下写的。即在此心境情调下，我便自然超拔于一切烦恼过失之外，而感到一种精神的上升。虽然此种心境情调之降临于我，常常不能到最深之程度，总是稍纵即逝，我的文字拙劣，更根本不能表达此种降临于我之心境情调于万一。然而我曾有此种心境情调，来写此书之各部，则是确实的。这种心境情调本身，我认为是可宝贵的。所以我应宝贵由此而成之文字。

以下当说到我所喜爱之人生哲学书。我只说我之所喜爱，而不说我所写出的与它们之关系，是因为我根本不曾细细想，我受它们影响至何程度。因我所能融摄的思想，已成我之血肉。要我学哪吒之析肉还母，剔骨还父，只留下我赤裸裸的灵魂，相当困难。而且我所喜爱的，未必即我所能融摄的，至少不必是我在此书中所曾融摄的。所以我以下只说我所喜爱的人生哲学书。客观的读者，自可由我之所喜爱，而知我心之所向往，因而能自然分析出哪些是我所曾融摄的，哪些是多多少少受它们影响的；而我亦可借此以表示我对它们之敬意，将这一些著作，重介于他人之前，因为我亦愿我之此书成为这许多著作之导言。

大体上来说，愈是现代的人生哲学之著作，我喜欢的愈少。现代许多人生哲学道德学之著作，大都是纲目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派一派学说，依次叙述，一条一条论证，依次罗列。这一种著作，我以为除了帮助我在大学中教课，或清晰一些人生哲学道德学的观念外，无多价值。这种著作，只能与人以知识，不能与人以启示，透露不出著者心灵深处的消息。而且太机械的系统，徒足以窒息读者之精神的呼吸，引起与之对抗，去重建系统的好胜心。这一种著作方式，在现在之时代，自有不得已而须采取之理由，然而我不喜欢。我对愈早之人生哲学之著作，愈喜欢。我喜欢中国之六经，希伯来之新旧约，印度之吠陀，希腊哲学家如 Pythagoras, Heraclitus 等之零碎的箴言。我喜欢那些著作，不是它们已全道尽人生的真理。我喜欢留下那些语言文字的人的心

境与精神、气象与胸襟。那些人，生于混沌凿破未久的时代，洪荒太古之气息，还保留于他们之精神中。他们在天苍苍、野茫茫之世界中，忽然灵光闪动，放出智慧之火花，留下千古名言。他们在才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们开始面对宇宙人生，发出声音。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种莽莽苍苍的气象，高远博大的胸襟。他们之留下语言文字，都出于心所不容已，自然率真厚重，力引千钧。他们以智慧之光，去开始照耀混沌，如黑夜电光之初在云际闪动，曲折参差，似不遵照逻辑秩序。然雷随电起，隆隆之声，震动全宇，使人梦中惊醒，对天际而肃然，神为之凝，思为之深。这是我最喜欢上列之原始典籍之理由。

上段是笼统地说，我不喜欢现代之人生哲学之著作，而对愈古之哲学著作愈喜欢，最喜欢原始典籍中之哲学思想。以下我将分别就西洋、印度和中国方面，说我喜欢之人生哲学著作。

除希腊之最早之哲学家所留下零碎语录，在西洋方面之人生哲学著作，自然以柏拉图对话集若干篇，如 *Symposium*, *Phaedrus* 等，为最能启示人以哲学上之智慧。柏拉图对话集之做法，恒先述聚谈缘起，由实际生活中问题，以引入哲学问题，由事显理，即理导情。其启示人生真谛，皆依辩证历程，层层展示，由近及远，由低及高，使人超离凡俗，归化神明，文中主客对辩，博譬曲喻，妙趣环生，终恒归于主客忘形，相悦以解。其灵思之富，如泉之涌，往复相应，如常山蛇。其歌颂美爱至善之价值，终于穷于赞叹。柏氏之著，将永为西洋哲学智慧之源泉，亦将永为西洋哲学智慧之高峰。我虽未能归宗柏氏，然此不碍于我对柏拉图著作之衷心喜悦。

柏拉图以后之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自为治人生哲学伦理学者无不曾读之书。亚氏之伦理学，自较柏氏之主张更切近人生，在许多问题上，亚氏之答案，更为圆融中正。然亚氏为人，为一散文式的。其论道德学，亦如其论形而上学、逻辑学与自然哲

学，徒以冷静之理智，自外分析幸福、德目、至善之问题。故其文字少情味，可谓为科学的伦理学之始祖。

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希腊哲学著作，我看得不多。但如伊辟鸠鲁及伊辟克特塔氏（Epictetus）等，虽心量不免于急促，然其恬然自安，务求精神之宁静之人生态度，实至可宝贵。他们之著作，虽无亚氏系统之博大，然彼等无理智上之野心与好胜心，唯务朴实说理，故其言警辟精透。无论我们对其所说是否赞成，读之皆可有所感发。

至于新柏拉图派创始者之柏鲁提诺（Plotinos），允为柏氏以后对人生问题有最亲切之把握之一人。柏鲁提诺醉心神境，仰赞天光。虽以其教授生涯，著作颇多，且重以论证，引导凡愚，然其精神所寄，决然在文字思辨之外。彼谓最高之哲学语言，皆只有消极之引导功用，此正同所谓“渡河须用筏，到岸便离船”。若非上智，安能解此。其所著作，慧根应读。

至于西洋近代之人生哲学道德学之著作，我最不喜欢的，是霍布士、边沁、弥耳之著作。其功利主义之立场，根本与我不同。此外如英国直觉主义者，如沙夫持贝勒（Shaftesbury）、黑齐生（Hutcheson）、布特勒（Butler）、卡德华斯（Cudworth）、摩耳（More）、克拉克（Clarke）等之思想，我虽比较同情，但我并未读原书。而且我总觉彼等之学究气太重，我对之无多好感。培根之散文集，其中论人生问题，多出其亲切之体验，且鞭辟入里，我所赞许。但其意境，实甚平庸。循其所言以立身行己，可以为幸福之善人，然不足以语于精神之上升。人如求人生思想于近代英国，与其求之于近代英国之哲学，远不如求之于近代英国之文学，如莎士比亚、古律芮已、华茨华斯与卡莱尔之著作。其中卡莱尔之《英雄与英雄崇拜》及 *Sartor Resartus* 二书，实近代英国之第一流人生哲学之著作。卡莱尔之精神，冥心直进，凌厉无前。其《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赞美古先圣哲，出于衷心仰服，夹叙夹议，其人生哲学即透露于中。后一书先述其

精神奋斗过程，终于直接发挥其人生哲学。一语一字，皆从肺腑中流出，其对理想之向往，处处足以廉顽立懦。近代英国之道德哲学家，与之相比，真如侏儒之于巨人。

至于法国方面，巴斯卡（Pascal）之思想，*Pensées* 一书，虽通通是零篇断语，然实一最富启示人生之哲学著作。巴斯卡处于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冲突之际，既渴求神圣之境界，又喜刻画自然之数理；既栖神于超时空之天国，又战栗于科学所示之现实时空之无穷；踟蹰于天地之间，彷徨于真理之途，四顾无依，左右失据，苍凉寂寞，自毁其身。然其心志，则至柔而至刚，自愿为冲突之真理之战场，死而无悔。故其所留之文字，虽以是而不免于矛盾，然点点皆为追慕真理而流之血泪。其文约，其旨远，其矛盾处，皆足使人深思，可谓贤矣。

至于荷兰之哲学名家，如斯宾诺萨之伦理学，自亦为一切治伦理学者必读之书。此书之思想，处处依照严密之论证以进行，其几何学式之文体，可谓极机械之能事。彼之自觉地求伦理学著作之严格科学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斯氏，真有智慧人也，其文字体裁如是，其时代为之，盖亦有所不得已。斯氏逃遁世外，绝去一切名利恭敬之寻求，以真理为唯一之善。其心灵莹洁无瑕，泊然绝累，静观万物，游心于永恒无限之神境。故其著作虽极机械之能事，然另有一天清地宁之景象，透露于文字之外。其书虽初读之际，觉桎梏重重，然读至最后一部，得其归旨，则顿觉桎梏尽去，有身心洒然之乐。充理智之量，以达于超理智之境，吾于斯氏见之。

言近代西洋人生哲学道德学著作，英法实非德比。德国道德哲学之著作，自当首推康德之《实践理性批判》及《道德形上学基础》二书。康德乃严肃拘谨而富于虔敬情绪之人。其提出无条件命令，在西洋道德哲学史上，有划时代之意义，从此而划定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之分水岭。慧眼如斯，真可千古。其在道德生活上之真实体验，亦往往透露文中，使人感发。然康德

之形式主义，非我所能同情。我对彼人格之估价，不及我对菲希特估价之高。

康德严肃而拘谨，菲希特热烈而真挚。康德终身生活限于学校，菲希特则贡献其精神于国家。康德哲学之形式主义，赖菲希特而充实其内容。菲希特论我与非我，精神与自然，所以相对存在，由于正面之必赖反面，以成其为正面，实颠扑不破之真理。菲希特《伦理学体系》一著，亦务化伦理学为严整之演绎系统，其中心观念虽赖此书而精确表达，然我所最爱者，则其一般之道德论文。如《人之天职论》一书，以对辩体裁，发挥其人生哲学上之信念，鞭辟以入里，鼓舞以尽神，实深入浅出之伟作。

黑格耳哲学，宏纳众流，吞吐百川，可谓近代哲学界之奇杰。我受其影响至大，然我殊不喜其为人之倨傲态度。彼以绝对精神实现于德国，与其自己之哲学，尤为大可议者。其思想之斧凿痕太显露，彼盖根本尚未达于思想与生活融合之境界，彼抑根本不求此。故彼对哲学之受用，实不及菲希特。其著作我最爱者为其《精神现象学》。此书我在十年前，曾以八日自晨至晚之工夫，读完一次，以后竟无重读之时。此书毕竟是一撼动人心之伟作。少年黑格耳之浪漫想像与丰富之智慧，充塞文中。彼依一条顺辩证法而发展的思想之线，去对人类精神生活之由低至高之不同境界作一巡礼，处处是山穷水尽，处处是柳暗花明，实无异描述人类精神发展之诗剧。

与黑格耳对敌之叔本华之哲学著作，其长处实是在谈人生。叔本华虽然莫有黑格耳那样雄伟的气魄与严刻的思辨力，然而叔本华之文章则比黑格耳纯熟流利而自然，不似黑格耳之诘屈聱牙。他的思想与生活，未全融合，亦如黑格耳。然叔本华是有二重人格的人。他一方面尽管是一凡人，然而至少在他写哲学著作时，他是真能从他之自我解放出来的。所以其著作中，有一种清明朗澈的气象，时有平易亲切之言，不像黑格耳之深奥难测。叔本华在《世界如观念与意志》中，及其他短文，如《悲观论集》

等中，其论人生之可悲一面，可谓深入现实人生之核心，使人怅触无边。其论科学、哲学、艺术、道德、宗教之意义，均根于极深之慧眼。

歌德与席勒，都是德国文学家，然而他们之文学著作，都可说是自觉地为表现他们之人生思想而著。除了他们之纯粹文学著作不说，歌德之谈话录，便是想了解人生者必读之书。歌德生活丰富，彼对人生之认识，皆从其新妍活泼之生活中体验出来。在其谈话录中，可以发现一粒粒的金刚石式之言论。此一粒粒金刚石之言论，虽然散见各处，不相统摄，然其光芒，互相映射，使我们但觉一片柔辉，扑来人面。

歌德与席勒比较，当然歌德气象更阔大。歌德是长江大河，席勒便只是碧湖清涧。然而碧湖清涧，比长江大河更优美。歌德还有尘世气，席勒之人格，则纯粹如精金美玉。席勒的美学书札与论文，论美即论善。其论美以人格美为归宿，人格美即善。其论人格之美，如论风度，论崇高，都是道德哲学上的无价之宝，任何人所应当读的。

至于尼采，当然是一近代之人生哲学上的天才。其对人生体验之丰富，恐怕西洋许多哲人，都须在其前低首。尼采是近代哲学传统外之人物。其声音来自荒野，来自山顶，来自海边，他是野人。但正因其野人，所以能独往独来，绝去一切传统文化学术的羁绊。他的著作，都在极端寂寞中所作。他为自己与自己之寂寞战争，然后写作。当世无一人了解他，他只合永远自己用语言，来填满他自己与无限间的虚空。他不信旧宗教，而企慕超人；鄙弃人间，又深心热爱人类。他是有不可解救的精神矛盾的人，故终于寂寞疯狂而死。矛盾把他自己精神分裂，使他之心灵的光辉，向四方投映，由此而体验到他自己精神上各方面的祈求与向往，写成数十部无系统的语录式的著作。他根本厌恶系统，因其思想太丰富，不能桎梏于任一机械之系统之中。他是一荒野的人，其思想之生出，亦如野地草木之丛生，蔓延四处，参差不

齐。读他的著作，自然不如读一般哲学著作那样舒服。读后感者如游近代公园，一切草木，都剪伐得整整齐齐，然天趣毫无。而读他的著作，则如到了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界，无尽的生命力，自丰林茂草中，不可测地表现着，使人觉与宇宙原始生命力接触。他的著作，我亦未读多少。就我读的说，《瞧，这个人》（*Ecce Homo*）与《悲剧之诞生》，最应先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许多处，我不能知其真意所在，但我仍喜之。此外我喜欢《快乐的智慧》、《善恶之彼岸》。《权力意志》一书，我不喜欢——虽然《权力意志》为其思想之中心观念。尼采之书，充满启发性、激励性，文字刚健有力，如寸寸之铁。我敬爱他欣赏他之为人与著作，但我绝对不能学他。其精神太紧张，烟火气太盛，偏见太深，他的著作，使我呼吸急迫。除了在正读他书之时，我可以欣赏他以外，我只要放下他的书，便回到我自己，绝不愿他之精神感染我。如果我与尼采同时，又与他相识，他希望我能赞成他之主张，以对他寂寞的灵魂有所安慰与同情，我要明白地同他说：“我不能赞成你所说之一切，我对你最大的安慰与同情，只是我了解你是一寂寞的灵魂。”好在尼采有其高贵的性格，他根本不屑于受他人之安慰与同情。他所尊敬的人，是配与他为敌的人。尼采本不需要信徒，我们也不必做他的信徒。

除了尼采以外，在近代丹麦还有一孤独的灵魂，即杞克果（Keirkeggard）。这人的著作，我未直接看过，只看过一二本介绍他思想的书。他是一真正要寻求他最深的自我的伟大人格。他不似尼采之反对宗教，而迫切于要求真正的宗教。他不似尼采之将自己精神向四方分裂，而是要努力使精神自己集中于最深远的神境。他有最强烈的宗教意识。他一生之在祈求向往中，与尼采无异，但所祈求与向往者不同。我对其思想之爱好，过于尼采，可是我未读他许多书，只读一些节录的文字。我对之不能多说，但是我望人得着他的书，便读。

至于现代的西洋人生哲学著作，美国方面 Royce 的《世界与

个体》，虽是形而上学的书，但其书第二本对于人生之启示至为广远。我所爱的他之著作，是《近代西洋哲学精神》。此书虽是一哲学史著作，然其论近代西洋哲学精神，即论近代西洋各大哲之精神境界，实可视作一人生哲学书读。至于其专论人生哲学之忠之哲学，反嫌平凡。詹姆士在美国哲学界，是一活泼生动的思想家，我最喜欢的是其《宗教经验之种种》。此书搜集古今关于宗教经验记载材料，极为丰富，彼由此以分析出宗教经验之特质。此虽是限于论宗教经验之书，然宗教经验乃人生经验中最可贵者之一种。詹姆士文字无不流畅清楚，此书实值一读。此外其谈人生之零篇文字及《实用主义》等书，虽流行，实肤浅，倒不如读其《心理学原理》一书。因此书描述心理学，如描述人生。至于杜威氏之《伦理学》，则是教科书。此书论道德，理境不高，只是其思想比詹姆士谨严而已。在英国方面，T. Green 的书虽多被人作教科书，然实有深厚之精神背景之作。勃拉得雷 (F. H. Bradley) 乃有真正哲学洞识之人。其伦理学研究虽是零篇论文，且徒事分析与辩论，然语必归宗于其对道德哲学之洞识，实值一读。至如颇负一时盛名之实在论者，如 G. E. Moore, C. D. Broad 之伦理学著作，则除清晰伦理学概念之逻辑意义外，余无足取。罗素到底比他们高，以其有对现实人生之热情。《在神秘主义与逻辑中之自由人的崇拜》一文，为其论人生最好之一文。Whitehead 之所长，乃在宇宙论，其 *Adventures of Ideas* 一书，我也曾从头读过，但无深刻之印象。只觉他根据其宇宙论，而建立人生根本是一创造之基本观念，是可宝贵的。法国方面，柏格孙之《道德与宗教之两原》一书，一变其早年著作之作风，文字由明朗畅达，变为深细沉潜，内容亦是一种向深的道德宗教境界去探索的书。此书我亦未看完，但我知其甚有价值。至于在德国方面，倭铿之著作，则处处皆可表见其为一正大笃实之君子。其著作大抵均是人生哲学书，文章中所透露之精神气度甚好。其思想不算如何丰富，但非常真切动人。我读其书，觉精神